

弗兰茨·菲曼 著

王后复仇记

—尼伯龙根之歌



王后复仇记

弗兰茨·菲曼 著

516
1-
上

1-
1-2

Franz Fühmann
DAS NIBELUNGEN LIED

根据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85年第6版译出

王后复仇记
——尼伯龙根之歌——
〔德国〕弗兰茨·菲曼著
叶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26,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7-5327-0748-2/I·381

定价:2.70元

(沪)新登字111号

内 容 提 要

《尼伯龙根之歌》同荷马的伟大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一样，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诗，而《王后复仇记》就是根据这部史诗改写的故事。内容讲古代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德力大无穷，杀死过一条恶龙，他用龙血洗澡，全身皮肤变成一层厚甲，刀枪不入。但他在洗澡时正好有一片菩提树叶落到他的背部，那儿没有沾到龙血，因而成了他的致命弱点。他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巴尔蒙剑和一件隐身衣，又是尼伯龙根宝藏的占有者。他听说莱茵河畔勃艮第国王贡特尔的妹妹克丽姆希尔德非常美丽，便前来求婚，一时未能见面。后来他帮助贡特尔打败了前来进犯的萨克森人，才在庆功会上和她相遇。不久，贡特尔向冰岛女王布琳希尔德求婚，西格弗里德扮成贡特尔的侍从在比武时帮他打败了女王，女王才答应和贡特尔结婚，贡特尔也答应把妹妹许配给西格弗里德。事成之后，两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王后见国王的妹妹和一个侍从结婚，感到大失面子，新婚之夜不许丈夫同房；又是西格弗里德暗中帮他战胜了王后，并趁机拿走了她的腰带和耳环，交给了克丽姆希尔德。

婚后，西格弗里德带了妻子回到尼德兰。十年后西格弗里德夫妇应邀去勃艮第作客，两位王后进教堂时为了谁先谁后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布琳希尔德嘲笑克丽姆希尔德是侍从的妻子，克丽姆希尔德讪笑对方跟人私通，并出示腰带和耳环作证。布琳希尔德恼羞成怒，决意报仇，朝臣哈根答应帮忙，他骗克丽姆希尔德说出西格弗里德背部的致命弱点，在一次打猎时用矛把他刺死了。克丽姆希尔德在丈夫死后也决意向凶手复仇。匈奴王埃策尔的妻子死后十三年，他慕克丽姆希尔德贤德，向她求婚。为了复仇，她远嫁匈奴王。又过了若干年，她说动匈奴王邀请她娘家亲戚及哈根到匈奴国作客，贡特尔等都来了。克丽姆希尔德秘密下令部下搞一次大屠杀，杀得勃艮第方面只剩下贡特尔和哈根两人。最后贡特尔也遭杀害，哈根被擒，克丽姆希尔德亲手割下哈根的首级，最后她自己也被部下杀死。整个故事曲折生动，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富有戏剧性，是一本老幼咸宜的读物。

克丽姆希尔德怎样在沃尔姆斯 宫廷里成长

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惊叹的事件摆在我们面前：这儿有著名英雄们的业绩和他们的苦难，有节日的欢快和悲伤的号叫以及勇士们的争斗，只要谁愿意，都可以从这儿听到这些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异常的事件。

从前在勃艮第^①有一位少女，长得才貌出众，周围一些国家里没有一个女子比她更美丽，没有一位姑娘象她这样品德超群，思想高尚。许多骑士都想娶她为妻，而许多姑娘都妒忌她。这位少女名叫克丽姆希尔德。有三位高贵而富裕的国王保护着她：这三位国王分别叫贡特尔、格尔诺特和年轻的吉泽尔赫，这三个人都是她的弟兄。他们是出身于望族的豁达大度的君主，也是力大无穷的出色的勇士，他们共同统治着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母亲叫乌特，父亲叫丹克拉特，他们的宫廷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他们的随从是一些久经考验的斗士：哈根·封·特龙耶、他的兄弟丹克瓦尔特、奥尔特温·封·梅茨、最早在易北河畔跟异教徒作过斗争的边境总督格罗和埃克瓦尔特、宫廷诗人福尔克尔·封·

阿尔查、御厨鲁莫尔德、司酒吏辛多尔德和司库胡诺尔德以及许多别的人。这些人的名字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然而，人们如果想歌颂他们的业绩，那恐怕一辈子也唱不完。

有一天晚上，克丽姆希尔德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驯服了一只美丽的猛隼，这时突然飞来两只老鹰，把这只美丽的猛隼撕得粉碎，这副可怕的景象，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她把这个恶梦告诉了她的母亲乌特。可母亲说：“你驯服的这只猛隼，是个漂亮、高贵的男子，但愿上帝爱怜他，要不，你会很快失去他！”

于是克丽姆希尔德说：“如果说的是指我的丈夫，那么我将一辈子都不要爱情，那样我也不会产生痛苦。那我就会一辈子快快活活地生活直到我离开世界！”

于是母亲说：“快别这么说了，我的孩子，只要通过一名勇敢的骑士的爱情，有朝一日幸福和欢乐将成为你美丽的桂冠！”

可克丽姆希尔德请求她母亲对此严守秘密，从此，爱情这个词儿便从她的思想中被撵走，这样，她在欢快的终了时不会遇到痛苦，如同别的女人所经历的那样。她想用这个办法来战胜痛苦。

她就这样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你们不久就会看到一位英雄上她家门来了，他将成为她梦中的猛隼，她的亲人将把他杀害，从这里引出了一次复仇行动，这次复仇在英雄遇害后使许多母亲失去了她们的儿子。

① 古代东日耳曼部族居住地。

西格弗里德怎样在桑顿宫廷里长大

那个时候在尼德兰有一位王子，他的父亲叫西格蒙德，他的母亲叫西格琳德，他的城堡在下莱茵的桑顿，他的名字叫西格弗里德。他虽然还年轻，但他已经名扬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因为他有过若干冒险的经历，所有的女子都非常渴慕钦佩他，一些身经百战的骑士争着要给他传授武艺，一些最有教养的贵族，不论远近，都想当他的随从，他完全有理由算作整个王国和所有骑士的光荣。因为他也是王国和所有骑士的榜样。

这个时候西格蒙德和西格琳德也为他们的儿子晋升为骑士而大摆筵席，场面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谁今年夏天到了成年，他将被授予宝剑，并被邀请到桑顿参加盛会。一共有四百名将受训当骑士的青年，个个出身贵族。这次盛会持续了整整七天；西格弗里德身穿的礼服上缀满金片；大教堂里的弥撒场面宏大、豪华而宽绰；骑士们戏耍的喧闹声，震动了城堡的墙壁，在看热闹的人推推搡搡下，看台都被掀倒了；比武以后，比武场上的野草闪耀着裂开的宝石的光芒。当时谁在莱茵河畔旅行，如果他十分

贫穷象马戏团里最后的赶熊人和吞火者，那么，他会成为富人，重新离开那儿。王后西格琳德知道一个人该怎样为自己创造条件，为他的朋友出力，她将满把金子撒给大家，这是闻所未闻的。而王子西格弗里德把封地和采邑看作矛和盾的碎片，分送给他的节日战友。因此许多随从乐意把他看作主人，也怂恿他去夺取他父母的王位。但是西格弗里德不怀这种野心。他要的是挂在腰带上的宝剑。他挥舞宝剑不为别的，而是为了反对不公正和暴行。

西格弗里德怎样抵达沃尔姆斯

一天，西格弗里德听说勃艮第有位年轻的女子，她比基督教国家里哪一位姑娘都漂亮，谁向她求婚，都遭到她的拒绝，即使皇帝本人向她求婚也不行。于是西格弗里德想向她求婚。在此以前，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不久，西格蒙德和西格琳德获悉儿子的这一打算，便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知道勃艮第国王的为人和他的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们也深知哈根·封·特龙耶的顽固和傲慢。但是西格弗里德不肯放弃自己的打算。他对母亲说：“除了我所喜爱的女子，我决不结婚，现在我喜爱的是克丽姆希尔德。如果我得不到她的友谊，那我就用战斗来解决！”

“别说这样的话了，我的儿子，”国王西格蒙德既恼火又害怕地说道，“如果你抱着这种想法去沃尔姆斯，那你的希望就永远实现不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克丽姆希尔德征服，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你想骑马去，又找不到适当的借口，亲爱的儿子，那么你至少得带一支最矫健的军队去，凡是我能动员的人，我就为你召募。”

于是西格弗里德哈哈大笑，并且说道：“我的父亲，我不

要军队，我要用我的一颗心去征服克丽姆希尔德，我一个人去就足够了！不过我看，我只要十一位骑士陪同我去，再多我就不要了！”王后西格琳德见儿子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禁哭了起来，接着王后和十一位被挑选出来的骑士的未婚妻一起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可是西格弗里德说：“你们不必担心，也不要哭，我们大家个个都会完好无损地回来的！你们别哭了，还是给我们去准备衣服和武器吧，要前所未有的华贵，这样，我们到了沃尔姆斯就会为我们的国家争得荣誉！没有哪颗星辰射出的光芒能比我们这群人初次骑马出门更为明亮！”

人们日日夜夜纺纱织布，裁剪和缝制衣服，锤打锻造盔甲和武器，最终拿出来的衣服从来没有这样华贵，铠甲从来没有这样闪闪发亮，头盔从来没有这样坚固，盾牌从来没有这样宽大，而且全都那么漂亮！马笼头是用纯金做的，鞍带是用纯丝编织的，长剑能碰到英雄们的腰马刺，西格弗里德的磨得锋利的矛尖有两拃长。这些英雄就这样装备就绪开往勃艮第，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跑拢来直瞪着他们，因为这么神气的英雄，他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一星期以后，这十二位英雄到达了沃尔姆斯，当地人民走来呆呆地瞧着他们。当地的骑士和为宫廷服务的候补骑士按照礼仪，迎上前来接下客人们的盾牌和牵走他们的马匹，他们正想把马匹关进马厩去，西格弗里德便开口说道：“别把马儿牵走，我们不久就要继续赶路；只请你们告诉我哪儿可以找到你们尊严的国王贡特尔！”

人们把通往宫殿的路指给他看；但是西格弗里德和他的装备精良的骑士到达的消息比客人先传到国王那儿。国王很想知道到来的是些什么客人，但是没有人认识他们。最后奥尔特温·封·梅茨建议去问问他的伯伯，那位见多识广的哈根·封·特龙耶，他认识基督教国家的所有英雄；国王派人去找哈根，哈根带着一批随从赶到城堡，准备按照国王的旨意进行探听，因为他已获悉西格弗里德抵达当地的消息。他从窗口久久打量聚集在城堡院子里的西格弗里德和他的骑士们。最后哈根说：“我不认识这些陌生人，但我相信他们的领头人是西格弗里德。我虽然跟他从未见过面，但仅仅从外表上看，那人只能是西格弗里德！”

“是杀死恶龙的西格弗里德吗？”国王吉泽尔赫问。

“我相信是他，”哈根回答。

“关于他，您知道些什么，哈根大人？”国王贡特尔问。

“要杀死他不大可能，”哈根说，“他的皮肤上有满满一层硬壳。他在他亲手宰杀的龙的血中洗过澡，洗后浑身长了一层厚甲，刀枪不入。此外，他还有一层保护皮，这层皮他是从尼伯龙根宝藏的守护者阿尔布里希侏儒身上剥下来的。他还有一把英雄们从未挥舞过的最锋利的宝剑，名叫巴尔蒙剑！”

“这是怎样的一种宝藏呢？”国王贡特尔问道。

“这宝藏被封锁在内伯尔哈姆山中，”哈根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宝藏，里面的宝物从来没有收集得那么多。仅仅宝石这一项，一百辆辎重车也载不下。至于赤金，那是不可

胜数的，连世界上的所有数字也不够用。这个宝藏原属于两兄弟，一个叫席尔蓬，另一个叫尼伯龙，他们之间早有隔阂，他们召请西格弗里德去给他们分配财产，他们事前送了他那把锋利无比的巴尔蒙剑。但是那儿的金子连西格弗里德也数不清；于是三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西格弗里德干脆把这兄弟俩杀了，还杀了七百名跟他们一起战斗的部下，和十二名同他们结盟的巨人以及上千名阿尔布里希手下的侏儒。于是侏儒的国君和尼伯龙根人的残部不得不向他们的征服者宣誓效忠，而且从此作为西格弗里德的臣民看守那个宝藏。”

“那宝藏是埋在山里的吗？”国王贡特尔问。

“埋在北极冰岛的一座山里，那儿太阳晒不到，寸草不生。”哈根说，“而那个宝藏是人类所占有的最巨大的财富！”

“您有什么良策让我去执行？”国王贡特尔一边问，一边走近哈根，望着下边的院子。

“我建议好好接待西格弗里德，”哈根回答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不要把他这样的勇士当成敌人！”

“我该向他奉迎迁就吗？”国王贡特尔问。

“您这样做不会白辛苦一场，国王贡特尔，”哈根说，“因为西格弗里德是王子！”

这样，西格弗里德便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国王亲自出来迎接他，并挽着他的胳膊领他进入大厅，骑士们都对他鞠躬如仪。“我是不是有这份荣幸获悉，”国王贡特尔在他们两人双双走入大厅时这样说，“我是否有这份荣幸知道是什

么风把您吹到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我的宫廷里来的，尊贵的骑士！真的，如果您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跟我真正地说出您来这儿的原因，那么我会认真考虑您提出的问题，并满足您的种种愿望！”

“这我十分乐意，国王贡特尔，”西格弗里德说，“我来这儿为的是要夺取您的国土！在我们桑顿那儿流言四起，说您是莱茵河上游和下游的最英勇的骑士，因此最高贵的勇士都愿投身您的门下！那么好，我也是个勇士，我今天已经是王位的继承人；因此我要领教领教您的英勇气概，跟您争夺勃艮第，好让我日后统治这个地方。因为我喜欢勃艮第的城市和堡垒！”

这种大言不惭的话语在这礼仪之邦的土地上叫人简直不能相信，国王贡特尔和他的谋臣策士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难道这个粗野无礼的不速之客真的说要夺走国王的土地吗？谋臣策士们窃窃私议起来。国王贡特尔茫然不知所措地问道：“我干吗要为原来属于我的国土作一番斗争呢，这片国土原来是属于我的父亲的呀？这样干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国王贡特尔说了这些话，西格弗里德仅仅回答说：“我的话是不容易理解的，国王贡特尔；我们干脆把我们这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一个国家，一顶王冠，然后我们比个高下，谁胜了，就获得这整个国家、老百姓和土地！”

于是战士们喃喃地发出怨言，但是格尔诺特说：“我们为什么要相互敌对呢，尊贵的西格弗里德？为了这样的事

而流骑士们的鲜血，岂不是太遗憾了吗？我们两个国家都是富裕的，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位国王就足够了。还是让我们维持和平吧！”

这一番话激怒了骑士们，奥尔特温·封·梅茨大怒地说道：“您干吗劝说这个狂妄自大的毛头小子呢，国王格尔诺特？对付象他这样的人和他的乌合之众，我一个人就能和他们较量！我们在这儿勃艮第不能容忍这样的耻辱！”西格弗里德想，既然有这么一个家伙敢于如此顶撞他，这位刚刚接受骑士头衔的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大怒失色。“你怎么胆敢说我的坏话！”西格弗里德暴跳如雷，“我是王子，可你只是国王的侍从，你竟敢举起反对我的武器！不过也好，你且走近我，我可以在转瞬之间把你手下的人统统收拾掉！”

于是奥尔特温·封·梅茨大声对他的随从说，把宝剑和盾牌拿给他，国王贡特尔颇费踌躇地对哈根望了一眼，心里想，这场战斗应该由哈根来召集，但是哈根脸色阴沉地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国王格尔诺特不得不再次从中调解。“您别这么激动，奥尔特温先生，”他说，“西格弗里德还没有侮辱我们到如此程度，使得我们和他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还有什么东西能象尊贵的西格弗里德的友谊那样给我们带来荣誉呢？”可哈根对西格弗里德说：“您为什么这样干？您到沃尔姆斯来是寻衅的吗？上帝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我的国王不会让您这么干的！”

“哦，”西格弗里德说，“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话，那你们一定会喜欢我的统治，我要用暴力制服你们大家！”

“别斗嘴了，先生们！”国王格尔诺特说，并疾步走向西格弗里德，大声喝道：“我一个人来作调解，你们别来插手！”这时西格弗里德想道，他来这儿原是为了赢得克丽姆希尔德的爱情，他自己也弄不懂，由于他的骑士头衔产生了多么狂野的念头。“您再考虑一下吧，尊贵的西格弗里德，所有骑士中最英勇的骑士，”国王格尔诺特这样说，“我们之间产生的斗争对谁有好处？我们中间的精英都将倒卧在血泊之中，我们得不到荣誉，您也得不到好处！还是让我们和平相处吧！您应该在我们中间象同胞手足那样生活，如果您以荣誉要求我们，那么，凡是我们的东西，也是您的东西！”——“就这样吧，让我们为此而干杯！”国王贡特尔也大声叫道。于是随从们斟上酒来，西格弗里德内心平静下来并且喝了酒。这样他们就结为生死之交。从这一刻开始，西格弗里德成了勃艮第土地上的高贵的客人；最尊贵的望族争先恐后为他效劳，所有的女士都非常钦佩他。甚至连克丽姆希尔德也颇为友好地和她的女伴们谈到这位从尼德兰来的年轻的客人。有一回，她从自己闺房的窗口望见他在参加比武。从此，每当西格弗里德在外面比武时，她就常常从这个窗口张望，就是在别的时候，她也常常眺望下面的院子，并且等待西格弗里德的出现。但在西格弗里德这一方，他在考虑怎样才能接近克丽姆希尔德，因为根据惯例，他还未曾见过克丽姆希尔德一面，这使他深感悲哀。但是只要西格弗里德出外打猎或驾车外出日子长一些，克丽姆希尔德的心里也很悲伤。这样整整过了一年。

西格弗里德怎样和萨克森人交战

一天，当时结为同盟的萨克森国王和丹麦国王刘德格尔和刘德加斯特兄弟俩，给勃艮第国王贡特尔送来了一个通牒，硬说贡特尔进行了十二个星期之久的装备，这使他们兄弟俩怒火中烧，仇恨满腔，决定前来毁灭和征服勃艮第这块土地，如果国王贡特尔要想保住这块土地，那么他得迅速赶往萨克森进行谈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他们两国联合起来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使者们满怀忧虑地送来这个信息，他们担心自己被杀或被囚，他们开头甚至不敢走进这个城堡在老百姓中间散布这个信息，这样，他们也许还能从宫廷中突围出来。只有国王贡特尔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他没有亏待来使，而且按照礼仪好生接待了他们。他安排他们在城里最好的住所歇脚，至于回信嘛，他请求给他一定的考虑时间。

他请哈根和格尔诺特前来商议，他开诚布公地表示了自己当前所处的困境。这两人已经听见了奇特的流言蜚语，他们正带着一些亲信匆匆赶到贡特尔这里来了。格尔诺特很有胆识地说道：“如果事情已经无法改变，那么我们愿意

象英勇的骑士那样进行战斗，我们愿意接受这次挑战！跟对方谈判是不光彩的，敌人的进军并不能吓倒我们；不是命里注定要死的人，谁也死不了的！”

但是哈根说：“说这样的话不好，国王格尔诺特。刘德格尔和刘德加斯特都是强大的敌手，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他们都已武装起来，而我们召募来的军队已经解散。在十二个星期内是无法把他们重新召集拢来的。我们应该为此去和西格弗里德商量对策。”

国王贡特尔便依计而行。西格弗里德一听国王来找他的原因感到非常惊讶。“您为什么不立即派人来找我，国王格尔诺特？”他有点儿恼火地说，“您不相信我吗？”——“我不想用我的烦恼来破坏您的欢快情绪，”国王贡特尔回答。西格弗里德脸色立刻由白变红，十分激动，他对国王贡特尔说：“一个骑士在欢乐之后害怕为兄弟分担烦恼，这算什么骑士，说真的，你们把我想得太坏了，国王贡特尔！”

话虽这么说，但西格弗里德准备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即使他们开来三万人，”他这样说，“您只消给我一千人，我来和他们较量，国王贡特尔，如果我身边不是只有十一个伙伴，而是更多一些，那我这一千人也不要！而一千人您是能在短期内召集起来的，此外还有哈根·封·特龙耶和奥尔特温·封·梅茨受您调遣，可能还有丹克瓦尔特、辛多尔德和福尔克尔·封·阿尔查等人当旗手，您不用为勃艮第担心！决不允许敌人的脚踏上这片土地！”

事情果然象西格弗里德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勃艮第